

向日葵的脸

■ 龚安明

六月的向日葵
花朵初绽
圆盘的花盘
镶嵌着一圈嫩黄的花瓣
在绿叶的衬托下
犹如一张光彩照人的脸

这张脸
虽未经历太多的风雨历练
但对阳光的追求与向往
却日复一日
历久弥坚
追随太阳的足迹
是它永远不变的信念
热情地拥抱太阳
幸福的指数在不断攀升

笑看光明
冷对黑暗
爱憎分明的态度
在这张脸上
从未有过半分遮掩

因心中早就抱定
一份执着与梦想
所以才坚定地面向东方
期盼着每一天
都能阳光灿烂
笑容满面

夏日诗情

■ 赵强

读夏日里一副的悠扬长卷
山间的一片片轻翠林地
弥散着月下宛转的弦音
芳草地间一支支纤细的花瓣
绽放成一副副灿烂的笑容
为秀美的夏日
平添了几分诗情画意

一支空灵自然的旋律
从远处悠悠传来
盛满了一份美好与安逸的情怀
湖畔溢出的无边意韵
享受着阳光的沐浴
在夏日的风情里温柔地漾开

此刻，眸子里流淌的诗意
笔下挥写的真挚情愫
映着浅水边柔情的曲调
与碧草带给的温暖紧紧相随相依

麦收时节

■ 谢汝平

第一镰下去的时候
大地还有些疼
经过阳光的抚慰
经过汗水的洗礼
麦收的快感蔓延开来
像布谷鸟叫声一样
包裹着所有村庄

每一个麦穗
都是大地的女儿
今天是嫁娶的好日子
农民们用镰刀
接回渴盼已久的新媳妇

麦收是一个金色的词
它让贫穷的人变得富有
麦收是一个温暖的词
它让懒惰的人变得勤劳
麦收是一个繁忙的词
它让寂静的乡村变得火热
麦收是一个喜悦的词
它让滴滴汗水绽放笑颜

麦收时节
让我们以最虔诚的姿势
弯下腰来亲近大地
让我们以最有力的动作
挥动镰刀收割梦想

自画像

伍尔芙在随笔中写道，“一天，蒙田在巴勒克看到西西里国王勒内的自画像。于是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既然他能用蜡笔为自己画像，难道我们每个人拿起笔来描绘一下自己就不合法吗？”

蒙田的问题在今天看起来颇有些没头没脑。一个人拿起画笔，把自己的生活以线条和弧度的方式定格下来，这不仅是一种自由，而且合情合理。

记忆里，印象最深刻的自画像是梵高的。那个据说洋地黄中毒的男子，整天痴迷于建构自己黄色的帝国。在他的幻想中，黄色成为了至高无上的颜色。他一个人端坐在那里，如此呆呆地淹没在巨大的渴望之中。他没有同类，即使异类高更也只能陪伴他几天，就慌张张逃离了。

梵高的自画像很多。最有名的，是那张割去一只耳朵的画幅。梵高生命的后期，喜欢上一个名叫秀儿的妓女。一天，秀儿对梵高说，最喜欢他的耳朵。这个疯狂的艺术家的耳朵。这个疯狂的艺术家的耳朵。这个疯狂的艺术家的耳朵。随即割下了自己的耳朵，用纸包着送到妓院里去。再后来，

我们看到了梵高那张割去一只耳朵的自画像。

在这张诡异的自画像之前，梵高也画了不少此类作品。最让人感到惊异的，还是一张戴黄色草帽的作品。那张自画像，以寥寥数笔的纯蓝为底色。画的构图中，梵高戴着一顶圆边草帽。他满面胡髭，活像一个毛猴子。那双斜视的小眼睛里，透露出几分特立独行和桀骜不逊。——能够为作家或者画家赢得世人尊重的，不是谁的赏赐或哪个人的喜欢。艺术家赢得一席之地，最终靠的还是独一无二的风格与个性。在这幅自画像里，梵高的眼睛展示出一种丰富的信息：他绝望而又充满渴望，对世人充满警惕的神情却又如此渴望回到人群里去。他，是个疯子。

古往今来，无数艺术家都痴迷于自画像的创作。这，并不足以说明他们缺少现实中的模特。对于这种现象，我倒觉得应该从精神的层面去理解：每一张自画像，都是艺术家展示个人精神面貌的一扇窗口，本身也是与读者进行对话的独特形式。这种创作，就像

诗无奇不有，无妙不臻，……吾尝论海内诗人，能从古人出而不为古人所囿者，藏园而外，必推仲则第一”。洪亮吉则于《北江诗话》里赞其为“咽露秋虫，舞风病鹤”。李泽厚则尤其推重“悄立市桥人不识，一星如月看多时”之句。吾观其“全家都在风声里，九月衣裳未剪裁”句，俗中含雅，气韵萧森。综其平生所作，实属清诗明珠，烨然于王冠。可惜慧多福少，才富寿贫，未及中年，病困而终。不仅如此，黄仲则于爱情世界，亦多波折，十九岁聘娶夫人赵氏。而早年曾同自己的表妹两情相悦，但故事却仅有一个温馨的开始和无言的结局。情思缱绻，感慨无尽，因此留下了绮怀怀旧的千古绝唱。

“几回花下坐吹箫，银汉红

话剧舞台上的独白，袒露胸怀、毫无保留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，自画像被称之为“镜中画像”。这里，强调的是现场感和精神领域的完全参与意识。

当一个画家支起画架，准备以自己为对象做一次巡演。他首先得直面哪些问题？美化还是丑化？极端化还是圆润化？真实还是虚构？一想到这些，我就感觉前人留下的自画像实在有趣。

我们看到的梵高，精神上充满焦虑，他就像一只在苦斗的困兽。我们看到的达·芬奇，则嘴角下拉，充满自信，一副智者的模样。——除此之外，伦勃朗更像一个大妈，拉斐尔更像一个天使——他的天使画得那么好，提香更像一个教皇而戈雅分明就是学究。在这些人间，只有梵高是与众不同的。他的自画像，除了更像被囚于笼中的狮子之外，还像外星人。确实，梵高身上没有烟火气，他是孤独的，且不是这个星球上的物种。

作家多数擅长文字的独白。这种作品，与画家的自画

墙入望遥。”诗人不止一次地徘徊于花前月下，凭借呜咽的箫声寄托相思。除了迢迢银汉与逶迤红墙，所思念的对象只能在记忆里朦胧幻想。虽未明言相思，而相思之情已与银汉红墙幻然一体，在缥缈的意境中难解难分。“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”，此联更进一层，寄寓相思之情既深且久。在冰冷的夜露中，不惜沾衣侵肤，伫立深宵，那种隐隐的相思之痛溢于言表。“缠绵思尽抽残茧，宛转心伤剝后蕉”。残茧丝尽，侥幸还抽，其缠绵之深，孰能如斯！伤心情愫，百转千回，如同层层剥离的芭蕉，愁肠揉擗，伤痛累累。正如唐朝诗人李商隐所云：“芭蕉不展丁香结，同向春风各自愁”。此联既抒发了无尽的思念，更刻画出深厚潜藏的伤怀情执。“三五年时三五月，可怜



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鲁迅自然是绝顶高手。在临死时，谈及文坛上的纷争，他说，“我一个都不饶恕”。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，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法官，试图用自己的眼光审判周围的人物和生活。

此外，鲁迅又留下遗言给家人说，“孩子长大，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做过活，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”这遗言自然也是一种人生的经验，虽然这经验来得有些晚了，分明无限苍凉。——这或许不仅是鲁迅个人的独特感受，也是一种人乡随俗的无奈吧！

黄仲则与绮怀诗

杯酒不曾消”。尽管年深日久，时过境迁，而那一往情深的忆恋，只能借酒浇愁，频频举杯，当时的温馨抚慰依然醉倚在酒盏蜜意之中，久久不能释怀。事实上迟迟不肯消失的不是杯酒，而是郁结累积的爱恋与难以相聚的无奈。这种深深的爱恋与无奈，不仅不能消失于三五之夜，并且不能消失于十年八年，乃至于终生累世。其情可悯，其愁可叹。

明清文坛多以性灵见长，而诗界温婉、缠绵悱恻者亦多有之。独黄仲则此诗读之令人潸然唏嘘，意境绮丽，无法忘怀。品赏之余，痛其寿短情长，绮怀未永，得非王勃、李贺之后身乎？观其才思纵横，而落拓平生，不禁为其太息长叹，惘然扼腕！噫唏！天道无情，云何不令绮文藻思者得以永年乎？

舌尖上的世界杯

■ 李笙清

的几家从事餐饮、零售的店铺老板世界杯意识着实敏感，纷纷在店堂里摆上大彩电，贴上世界杯宣传画，有的还不忘在显眼位置摆上一个足球。世界杯来了，小区门口的那家小超市也没闲着，早早就将电风扇的防护网拆下来，在三片扇页上贴上花花绿绿的彩纸，分别写上“牙膏”、“糖果”和“再接再厉”，让购物达到一定金额的顾客转动，搞起了世界杯商品促销活动。那家“肥佬酒吧”更是将餐桌、椅子摆放在户外，特地在墙面上挂上了一块硕大的银幕，配上电脑和投影仪，引来很多球迷，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比赛，好不热闹。都说看球讲究个热闹的氛围，置身其间，在大快朵颐中欣赏比赛，这美食与世界杯确实缘

看现场直播，就得调剂好休息时间，早点入睡，这样才有充沛的精力投入看球。

当然，熬夜看球可不能饿着肚子，须知味觉与视觉是息息相通的。四年前的南非世界杯，由于时差的原因，看球大多在深夜至转钟之后，我和一班球迷朋友尽情狂欢，或在家里，或在酒吧，或在夜市大排档上，一边喝着啤酒嚼着花生米，津津有味地啃着卤鸡和鸭脖，一边看球、侃球，着实享受了一把。

世界杯开打以来，小区里



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在足球王国巴西打响，代表世界足球最高水平的32支球队激情鏖战绿茵场，球迷们又可以快乐地拥有一个月的足球视觉享受。在我看来，炎炎夏日，对一干“吃货”球迷来说，守着荧屏看球，为自己倾心的球队喝彩加油之余，如果能用美食满足一下味蕾，那才是真正享受世界杯盛宴呢！

中国与巴西分处东西半球，时差相隔11个小时，当世界杯激战正酣时，国内正处在黎明前的睡眠之中。要想熬夜

分匪浅。

比在户外看球的球迷幸运的是，我在家里，世界杯美食也是花样百出，这得益于我成功地将老婆发展成了志同道合的球迷。老婆烧得一手好菜，是个平日里连看个电视嘴巴都不闲着的正宗吃货，让我跟着沾光不少。每当球赛开打，茶几上便摆满了花生、瓜子、水果、面包、饮料和盐水鸭，连“肥佬酒吧”最吸引球迷的招牌菜——油焖大虾，老婆也早早准备了一大盘呢！

昨天夜里，当葡萄牙与德国队的终场哨声响起，葡萄牙队零比四惨败，枉费我加了半天的油。见我一脸沮丧，特别喜欢德国队的老婆笑咪咪地说：不亏不亏，至少弄饱了肚子，走，快去洗了睡。